

生命之门

赵言。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生命之门 / 赵言著. --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
2010. 7
ISBN 978-7-80729-837-3

I. ①生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4959号

书 名 生命之门

著 者 赵 言
策 划 郑北星
责任编辑 邓微星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公司网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<http://www.bookfh.cn>
印 刷 北京施园印刷厂（通州区张家湾镇施园村）
开 本 630×960mm 1/16
印 张 16.5
字 数 210千字
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837-3
定 价 28.00元

（本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，联系电话：010-58572106）

第一部

阿凯家在杭州东北郊，一个叫做乔司的小镇上。

这些年，有关阿凯和小悦的故事在乔司一带广为流传，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。杭州城里有人津津乐道，那是因为我提交给领导的一份报告：《关于城乡接合部青少年生活及家庭与性关系问题的调查》。

那时，我刚从乔司返回杭州，结束了长达三年的挂职锻炼。原以为，报告会给我平添额外的升迁几率，至少也能在同事面前炫耀一阵，没料想领导和同事都无端地对报告提出了质疑。领导漠然的脸色令我大失所望，同事诡异的眼神更让我难以忍受。尤其是报告的主线部分，那些牵涉到男欢女爱的字眼，无疑成了非理莫辩的罪证。然而，这全是阿凯所行的鸟事，与我何干？我顶多是个忠实的记录者而已。我委屈啊！亲爱的读者，所以，我必须在这里告诉你们，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其实是这样的：

一天早晨，阿凯起了床正在刷牙洗脸，忽然听到“咣咣”的踢门声，就跑下楼去开了锁，拉起了卷闸门。这样阿凯便看到了站在门外的小悦。

春天的雾气很重，雾水与小悦的目光一起冲到了阿凯的脸上。小悦一手提着一只黑色塑料袋，气喘吁吁地甩着额前的头发，头发上和脸上的水珠闪着亮光滴到了肩头和前胸，水渍渗开，成了一朵朵鲜艳的草莓花。小悦跺掉鞋帮上的污水和鞋底的湿泥，挺了挺胸，调整着呼吸，目光里流露出找到了亲戚般的喜悦。

小悦问，哎，这里是不是张村长家？

阿凯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背靠柜台，看了看马路两边灰黄的路灯，继续注视着小悦，还双手拎起羊毛衫的高领子，又拍着胸口向小悦表示了身份：蓝白相间的新校服上印着金黄色的校徽和一行红字——“杭州乔司外国语学校”。

站在浓雾中的小悦闪着大眼睛，如同电视剧里的还珠格格。501班的男同学都说因子活泼可爱，像赵薇演的小燕子，而眼前的小悦简直是林心如的翻版。前些日子，所有的男同学都在班里寻找林心如，班里找不到又在全校的女生中瞎对号，却无论如何没有哪个女生真正像林心如的，哪怕眼睛鼻子嘴巴任何边边角角，能稍微搭上一点边儿的也没有，不是鼻子太大就是嘴巴太小，说话的声音越发不符合要求了。然而，林心如猛地出现在了眼前，阿凯竟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了。阿凯只顾惦记着林心如，根本没有留意小悦说了什么，他嘟囔着，什……什么张村长？小悦不耐烦地又“哎”了一声，她再次问道，这里是不是张村长家？这一次阿凯听清楚了，他提了提嗓门回答，这里……这里没有张村长，这是我家。小悦脸上满是疑惑，换成了盘问的语气问，这个星星小店，是不是张村长家的？阿凯盯着小悦，嘴里继续嘟囔着，什……什么张村长？谁……谁是张村长？没等阿凯搞清楚谁是张村长，吴秋娣却冒冒失失地在二楼上大喊大叫起来，谁呀？阿凯，是谁呀？听到吴秋娣的喊叫声，阿凯歪着脑袋摆出动脑筋的样子，咧嘴向小悦笑笑，扭头朝楼上说，是找张村长的，妈妈，我们家里有张村长吗？话音刚落，吴秋娣已趿着拖鞋冲下楼来，站到了柜台里面。她一手撑着柜台，一手抓起抹布擦着柜台玻璃上的灰尘，目光从头到脚扫视着小悦，没好气地嘀咕了一声，没有，我们家里没有张村长！

小悦扭着腰退后几步，抬起头瞧了瞧小店门面上的招牌字，又把目光递向了阿凯和吴秋娣。她说，怎么会呢，这里不是“星星小店”吗？

吴秋娣审视着小悦，她说，村长家里用得着开小店吗？要是我们家里有个村长的话……吴秋娣自嘲说，你仔细看看，我像村长的老婆吗？阿凯发觉吴秋娣还没洗脸，脸上的枕印横一道斜一道的，仿佛来不及清扫的人行道。吴秋娣

似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丑态，便转过身去整理货架，故意背对着小悦了。

张志强你给我下来——吴秋娣突然大喊了一声。

阿凯知道，张志强的出场意味着一出好戏就要开演了。张志强下来时，阿凯使了个眼色给小悦，说，他是张村长吗？看得出来小悦认识张志强，那神情好像猪八戒找到了孙悟空似的。然而，小悦只是淡淡地叫了一声，张村长！

张志强僵立着，什么话也不说。吴秋娣的目光在小悦和张志强脸上晃过来晃过去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她说，张村长你哑巴啦！张志强支支吾吾的样子，使得吴秋娣的疑心更大了，眼光变成了大头针，刺在张志强破发票一样的脸上。她大声逼问着，你不说是不是？阿凯觉得好笑，估摸着张志强再不说话是不行了。张志强呢，此时反而平静了下来，干咳两声疙疙瘩瘩地解释着，她，她是乔司宾馆的，她，她是来租房子的。他说昨天在宾馆吃午饭，有人提起要租房子，他就说自己家里有空房子，如果要租房子，来星星小店找他。说完，张志强摊开双手耸着肩，语气强硬地反问吴秋娣，难道有空房子不租吗？吴秋娣哼哼着，就这么简单？张志强也哼哼着，就这么简单！

阿凯的眼神有意在小悦和张志强上游移着，他明白，此刻自己该站在哪边说话了。于是，他扮着鬼脸讥笑说，太简单，就是不太简单。

张志强瘪着嘴，没有反驳，横了阿凯一眼。

吴秋娣说，喝足了酒，说话能这么简单！她盯住小悦，想了想回头又问，张村长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张志强挠了挠头皮，“嘿嘿嘿”着讪笑。吴秋娣催逼着张志强，说呀！张会计一夜之间成了张村长，这样的好事不说出来听听？张志强瞄了小悦一眼，辩护说，是敬酒的时候，建筑包工头李掌胜开的玩笑，随便叫叫的，你以为我要当村长啊！你一句我一声地乱叫，不知道的人听了，以为我真的是村长，就真的叫我村长了。

张志强接着说，我才不稀罕当什么村长呢！

吴秋娣说，村长也能随便叫的？人家以为你要图谋那张破椅子呢！

阿凯说，叫是可以随便叫的，当是不能随便当的。

阿凯双手按住脸搓了两下鼻子，把挂在额前的头发撻在脑后，伸出的舌

头指向了张志强，而眼睛依然注视着小悦草莓花一样的脸蛋。他说，肚子瘪塌塌，这么瘦能当村长吗？

小悦显然等得失去了耐心，腮帮子一鼓一胀的。她没有理会阿凯，瞥一眼张志强，然后告诉吴秋娣，她还要上早班去呢，才上了几天班就迟到，许经理会炒她鱿鱼的。她把两个袋子摆上了柜台，接着说，阿姨，对不起，我把袋子放在这里了，等下了班我再过来。说完话小悦并没有马上离开，而是站在门口，等着吴秋娣表态。

阿凯抓住机会说，妈妈，三楼上不是有空房间吗？吴秋娣愣了一会儿，脸色变得和蔼起来，她放低了声音问小悦，你是哪里的？

乔司宾馆的。

我是问你，你是哪里人？

温州。

你是温州的？吴秋娣说，好吧、好吧，你去吧！吴秋娣的目光从小悦的脸上转向了柜台上的袋子，随手拎了拎，做出关心人的样子，又问，里面有没有要紧的东西？小悦说，没什么贵重的要紧的东西，都是换洗的衣裤鞋袜。

去吧，去吧，下午再来吧。

小悦没走远，吴秋娣就拿餐巾纸擦着眼睛，问张志强，我有这么老吗？你听到没有她叫我阿姨，这么大个大姑娘，她叫我阿姨！阿凯，妈妈有这么老吗？

阿凯笑着说，妈妈不老，妈妈像人家大姑娘一样呢，是全世界最漂亮的。瞅一眼张志强，阿凯又说，张村长，你说是不是呀？话说到一半，目光飘向了浓雾中的小悦。

吴秋娣双手抹着脸，再用指关节左左右右抠着眼角残留的眼屎，听到阿凯这么慷慨的吹捧，还是抿嘴笑了。她再次问阿凯，妈妈真的漂亮吗？

雾更浓了，小悦的身影被雾气包裹着，到了拐角的地方。阿凯顾不及回头，只随口应了一声，真的！

真的？张志强说，儿子寻娘的开心，“真的”有趣！

吴秋娣和阿凯同时说，要你多嘴！

张志强讨了个没趣，到厨房弄早饭吃去了。小悦的身影不见了，是被春雾吞没了，还是拐弯了？阿凯说不准，望着小悦走去的方向，想象着乔司宾馆穿着蓝底白格子花衣服的服务员，她们头上都包着蓝花巾，走路一扭一扭，胸脯一耸一耸，写在菜单上的字扭扭捏捏，说话南腔北调的样子。看到张志强端着饭碗从里间出来，阿凯脑海中立刻浮现出电影里汉奸调戏妇女的镜头，汉奸的脸与张志强的脸相互交替着，张志强摇头晃脑流着口水，小悦孤苦无依地躲避着……

张志强把饭碗里的开水澆在外面地上，然后往柜台上一放，又从货架上拿了一包花生米拆开了倒在柜台玻璃上，再用筷子夹起来往嘴里丢。这是张志强老习惯，阿凯不止一次提醒过要讲卫生，可阿凯的话对张志强不起任何作用。

阿凯没好气地说，汉奸！

吴秋娣说，讨饭相，饭桌上不能吃啊！

吴秋娣又说，阿凯，到里面去，妈妈给你贴两个荷包蛋。

起好油锅，吴秋娣从厨房里探出头来问张志强，这个大姑娘这么漂亮，会不会是做小姐的？张志强端着饭碗进了饭厅，打包票说，不会的，她是正规的服务员。吴秋娣向阿凯使着眼色，变了声调，她说，怎么不会呢，只见了一面就这么熟了，有你们这样的男人天天去喝酒，不做小姐才怪呢。张志强反唇道，你才不正规呢！吴秋娣抬脚去踢张志强的小腿肚，嘴里气急急地骂着，畜生！

吴秋娣和张志强相互对视着，觉察到这个节外生枝的话题是多余的，不该在儿子面前讨论这样的话题，而且再讨论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，就不约而同结束了争论。阿凯早猜出了他们的心思，他们这样说话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。

吴秋娣说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吃早饭了。

张志强扒两口碗里的开水泡饭说，不说了？

吴秋娣从锅里捞起荷包蛋，一边给阿凯热泡饭，一边吩咐张志强，吃完早饭到楼上去整理一下，把三楼厕所对面的房间腾出来，清理干净租给人家。那时候吴秋娣还不知道小悦的名字，她对张志强是这样说的，就把那个房间，租给那个大姑娘吧。接着又对阿凯说，阿凯，三楼那间租出去，你说好不好？

阿凯说，好啊！

张志强像讨好又像挖苦说，你决定了？

阿凯把手里的碗筷递给吴秋娣，摆着脸抢白说，你不是昨天就决定啦，你是张村长呀！他嘴里虽这么顶撞着，心里却巴不得小悦马上就搬进来呢。

大雾正在散去，朦胧的阳光下，马路两边的路灯照例发出了白光。有一盏路灯闪一下熄了，过一会儿又亮了，仿佛向阿凯传递着神秘的信息。

上学路上，阿凯骑着山地车，回忆着小悦说话时火急火燎的样子，和一眨一眨的大眼睛。阿凯从内心里承认，因子的眼睛是有点大，但跟小悦的眼睛相比就不算大了，而且因子说话时只会怔怔地瞪着他，不如小悦一眨一眨的好看。这是林心如的眼睛，阿凯想着，小悦的眼睛就是林心如的眼睛，他要把小悦租房子的消息通知班里所有的男同学，并大声地对他们宣布，不用再费心了，林心如自己找上门来了。还有他的铁杆网友袜子和刀子，对了，阿凯心说，必须把林如在自己家租房子的事情尽快告诉他们。

“如果说青春是自然而然的诗人，那么小说就是放荡者的艺术。”加拿大人弗朗索瓦·里卡尔在他的书中这样说过。

回城后过了很长日子，组织上对我的任用还没有一丁半点消息，无所事事地闲在家中根本不是办法。尤其这期间，阿凯和小悦的形象越发地鲜活了，他们始终纠缠在我的脑子里，自由自在地在我的生活中走来走去，甚至改变着我的行为和对现实世界的认知。所以，我才决定冒一次险，听从里卡尔的教导，也来“放荡”一下，把我的报告改篡成类似于小说的文字，然后贴发到不易被领导发现的网站上去。我暗自寻思着，能与读者分享再次创作的愉悦，远比攫取领导的认可更重要，远比获得同事的夸奖更真实。

弗朗索瓦·里卡尔还说：“爱，也就是发现，探索，受到驱使……”

亲爱的读者，你们已经看到阿凯发现了小悦，而他对爱的探索，又受到了什么外在或内在力量的驱使呢？

那时候，阿凯正着迷于网络。做完家庭作业后，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打开电脑，看看袜子和刀子是否在线上。在网上，阿凯与他们谈论最多的是“理想国”的设计问题。有关“理想国”，阿凯从寒假起就已经开始谋划了。阿凯自知这是一道极其艰难的考题，光凭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，需要热心的得力的帮手来参与来共同努力才行。很显然，袜子和刀子正是这样的好帮手，尤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袜子。

如果真对“理想国”感兴趣的话……他们一起玩着“泡泡堂”时，阿凯就扯到了想说的话题。他激励着袜子和刀子，朋友们，大刀阔斧地干一场吧！

大刀阔斧，这个词用得好，袜子说，男孩子做事就得大刀阔斧。

难道……刀子说，女孩子做事就得用绣花针吗？

阿凯说，要大刀阔斧，也要绣花针。

袜子说，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国度呢？是伊甸园，还是乌托邦？

刀子说，你知道什么是国家吗？国家是一种制度，只有解决了国家的制度问题，我们才能确立这个国家的性质。

袜子说，依我看，必须首先确定吃肉、吃饭是用筷子还是刀叉，或者手抓。袜子打出了十多个圆圈、十多个等号，又说，只有确定了吃肉、吃饭的方法，国家制度才容易制定！

刀子说，你说什么呀！我们的“理想国”应该是民主国家，这个国家里人人平等，每个人吃饭都有权自己决定用筷子或者刀叉或者手抓，这就是自由，这就是民主，你懂吗？

阿凯告诉袜子和刀子，“理想国”里的人，都是自由的，也是幸福的，不是他们三个人自由和幸福，而是每一个人都自由和幸福。这个“理想国”，是由自由的人和幸福的人亲手建立起来的自由的和幸福的国家。每个进入程序的人都要把自己当做是自由的和幸福的人，他们设计的每个细节也能给别人

带来各种各样的自由和幸福。袜子打出的圆圈和等号是饭碗和筷子，阿凯明白袜子想要表示的意思。阿凯没有去过外国，却见过不少外国女人，她们在乔司宾馆使用刀叉的高贵气质，简直可以同伊丽莎白女皇相提并论了。袜子拿筷子吃饭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会像林心如在皇阿玛面前吃饭那样吗？看得出来，刀子是主张建立民主国家的，而袜子钟情的兴许是东方古国，就像齐国或者鲁国。阿凯想起了《理想国》中的词句，他知道袜子了解苏格拉底和柏拉图，刀子就不一定知道“俄狄浦斯王多长了一只眼睛”，可他依然想给他们打打气，让他们多长点见识。于是，他鼓励他们说，我们都是万能的工匠！我们能把我们脑子里所有的和没有的东西都制造出来——比如篮球场那么巨大的大木床，天花板那么小巧的小天地，还有神仙和监狱，还有用不着饿肚子上体育课的学校……

对“理想国”的热衷源自李老师无意中的奖励。四年级下半学期，李老师发给成绩前五名的学生各一本《理想国》，允许他们每天早自修念一页甚至两页课外书。李老师并不解释，也不带他们念，只是告诉他们“不懂没关系，句子读通了就行了”。

然而，阿凯却读出了兴趣，不但自己读，日后还推荐给了刀子和袜子，督促他们各自买了一本。一年多下来，几个少年人俨然一副学者派头，在网上探讨起柏拉图来了。

格劳孔吃饭用的是筷子吗？袜子问。

不可能！刀子立刻否定了。

阿凯想了想，然后说，最早的时候，中国人和外国人用的都是树枝，只是外国人喜欢拿一根树枝戳，中国人喜欢用两根树枝夹。你们说是不是？

好像是！

关于这个问题，阿凯思考过很长时间，也跟因子讨论过几次。阿凯觉得刀子和袜子已经知道了，一个人思考问题的方法与一群人一大群人的行为，都有着必不可分的联系。而且……

吃饭了——

阿凯把《理想国》和《俄狄浦斯王》叠在一起，本想继续敲会儿键盘，再聊会儿有关苏格拉底的故事。可吴秋娣已经喊到第五遍“吃饭了”，阿凯不得不丢下鼠标，冲下楼去盛了饭在饭桌旁坐了下来。正准备扒第一口饭，阿凯听到了脚步声，从三楼上下来并停在了最低一级台阶上。

楼上下来的是小悦，她看了阿凯一眼就把目光转向了厨房，她说，阿姨，碗仔面。吴秋娣回应道，反正我们也是刚刚开饭，一起吃一点算了。

阿凯看着小悦，小悦手扶着栏杆又说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，难为情的。

小悦似笑非笑地瞅着阿凯，从最后一级台阶上走了下来，一只手依然搭在楼梯的扶手上，长长的黑头发披在双肩和胸前，挡住了一只眼睛，蓝白相间的细花睡衣只挂到膝盖，细嫩的小腿肚裸露着，脚上的肉色短丝袜有个破洞，紫红色棉布拖鞋是旧的。

吴秋娣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说，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不过多加一只小碗，多添一双筷子，有什么难不难为情的，已经住在这里了，就是一家人了。

小悦提起了三天前租房子的事情。她说那天下午吴秋娣告诉她房租费每月一百二十块钱的时候，她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吴秋娣再说了一遍一百二十之后，她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么便宜的房租是她事先没有想到的，她说吴秋娣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心人。那天小悦在对面家具店买了席梦思和其他要用的东西，多亏了吴秋娣上上下下替小悦张罗，喊人把东西搬上三楼，还用湿拖把拖了几遍水泥地。那一刻起，小悦对吴秋娣就有了亲近感。小悦说，她来这里之前，在舅舅家住了一年多，她的亲舅舅亲舅妈对她也没这么热心过。

走到饭桌旁，小悦继续跟吴秋娣一答一腔地说着话。吴秋娣递上最后一道菜时说，不要再说客气话了，小悦，我的力气又不是人民币，可以存到银行里长利息的，乡下人的力气是不值钱的。

小悦说，我们外地人才是乡下人呢。

小悦，来，别管什么城里人乡下人的，来来来，坐下来吃饭了，吴秋娣转过脸对阿凯说，你只顾自己吃，给小悦姐姐盛饭呀！

小悦说，我自己来。

叫小悦“姐姐”，不用叫阿姨，这是阿凯喜欢的。

吴秋娣今天特别兴奋，也特别健谈。阿凯了解自己的母亲，她绝不会因为一百二十块钱房租，才对小悦客客气气的。一百二十块钱，实在是个小数目，一年也就一千四百四而已。对阿凯家来说，千儿八百的顶不了什么大用场，家里钱再多也经不住张志强在牌桌上的“高消费”。阿凯认为，吴秋娣是想有人陪她说话才把房子租给小悦的。虽然小悦差不多每天都要去上班，不可能时时刻刻在家里陪她，况且小店里经常有人站在柜台外面一聊就是大半天，可是吴秋娣不喜欢人家站在外面挡住她的生意。张志强不在家还好，他在家要么立在一旁看热闹，要么一插手就找不着东西，还时不时与吴秋娣赌气拌嘴，弄得人家买东西的人非常无趣。这些天张志强老不在家，晚饭已经有几天不在家吃了，更不用说像今天这样的午饭了。阿凯对张志强的行为很是不满，时常拿刻薄话挖苦他，今天这样的场面如果张志强在的话，气氛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。可现在，阿凯的想法已经改变了，他宁愿张志强天天在外面吃饭，天天不要回家才好，尤其是星期天小悦也在家里的时候。

一坐下，小悦就问，阿凯读几年级了？

吴秋娣说，五年级。

对吴秋娣的话阿凯颇为不满，他立刻声明说，马上读六年级了！

吴秋娣问小悦，你老家在温州？

小悦说，在温州泰顺，泰顺县月湖乡，我家在月湖乡东面的山里。小悦说她在村里读完了小学，在乡里读完了初中，高中只读了一年。

我去楼上拿地图，阿凯说。拿着《浙江省地图册》下来时，只有小悦一个人坐在桌旁，吴秋娣在外面招呼生意，阿凯就坐在了小悦身边。电话铃响了，吴秋娣叫着，阿凯，因子找你。

阿凯说，叫她等一等。

吴秋娣说，等？你自己跟她说。

阿凯很不情愿地站了起来，走出去提起话筒就喊，什么事？联合国？什么屁话呀！联合国不归我管，我管的是“理想国”啊。什么，有多少机构，

有几个国家？哎呀，你去网上查嘛。好吧好吧，等我查了再告诉你吧。

因子的话没说完，阿凯就把电话撂下了。

重新坐回小悦身边，小悦指着地图上的泰顺，对阿凯说，从我家翻过一座大山就是福建，从分水关、贯岭，用不着一小时就是福鼎了，到泰顺县城去反而要两三个小时呢。小悦说，她很少去县城，常常到福鼎买东西，因为她舅舅家在福鼎镇上。小悦告诉阿凯，舅舅家是开饭店的，她在店里洗菜端碗，做了两年服务员，两年后她对舅舅舅妈说，她想来杭州看看西湖，看过了西湖，就在西湖边找个工作做。小悦说乔司宾馆的工作是灵灵介绍的，灵灵是她初中的同学，已经在乔司宾馆做了三年了。

饭吃完了，小悦洗了碗筷，坐回到阿凯身边。小悦继续说着泰顺，阿凯继续听着。阿凯不愿打断小悦，希望小悦就这样一直说下去，永远不要停下来。阿凯看着小悦的嘴巴，与林心如一样湿润的嘴巴。

小悦身上的气味很好闻，有草莓一样淡淡的香气，黑色的亮亮的长头发上散发着草莓的香味。小悦的头发丝飘到了阿凯脸上，阿凯翘着鼻子滋滋地吸着气，做出往肚子里咽的样子。小悦脸红了，脸红的小悦更漂亮，阿凯喜欢看脸红的小悦。阿凯不知道林心如身上有没有草莓一样的香气，林心如的头发飘在脸上会不会也是浑身发痒的感觉，林心如坐在身边会不会像小悦一样脸红起来。阿凯还没有把找到林心如的事告诉刀子和袜子，也没有通知班里的同学，他本打算一到学校就说出来的，可到了学校又不想说了。阿凯不愿同学跑到家里来看林心如，况且因子知道林心如就在他家里会不高兴的。

阿凯说，小悦姐姐，联合国总部在纽约，另外的机构在哪里？

联合国？小悦看着阿凯说，刚才，谁在问你？

是因子。阿凯说。

因子是谁？

同学。

女同学？

是的，阿凯说，不知道联合国跟她有什么关系。阿凯意识到自己对因子

的态度和感觉起了变化，上课时碰着因子的手和手臂，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，可是一碰到小悦，他就心慌意乱起来，头皮发麻脚底冰凉了。

这可是林心如的手啊！

想着林心如的手，阿凯说，小悦姐姐，联合国有多少机构？小悦解释“纽约和日内瓦”时，很长时间阿凯都紧盯着小悦的眼睛，好像纽约和日内瓦在小悦眼睛里似的。

阿凯说，小悦姐姐，你的眼睛和林心如的眼睛一样好看。

小悦说，是吗？姐姐的眼睛好看吗？又说，姐姐好看，阿凯也不错啊，小帅哥。小悦叫阿凯“小帅哥”，阿凯的脸就热了，心跳就快了。他喜欢小悦这样叫他，就像李老师在班上这么叫他一样，他多么希望小悦拉住自己的手，把嘴贴到耳边来再叫一声“小帅哥”。

吴秋娣在外面提醒阿凯，作业做好啦？

小悦笑笑，拍拍阿凯的肩膀说，做作业去吧。

脚步声上了三楼，阿凯抬起头瞧了瞧楼梯，又翻了一会儿地图，等了一会儿因子。因子没有出现，电话也没有再响。阿凯对因子非常失望。

吴秋娣又喊了，阿凯，帮妈妈拿条香烟下来。

牌子？

大红鹰，蓝皮的。

阿凯觉得吴秋娣的声音是敲出来的，是发亮的，蓝色的，而自己的声音像是后背上搓下来的老泥，是发暗的，黑色的。他把这话前后默诵了几遍，发现这个想法很有意思，应该把它记下来，写到作文里去。他马上站了起来，拿起地图册跑上了二楼的房间，打开新买的作文本子，立刻记了起来。直到楼下“阿凯，快点”的叫声再次响起，他才到隔壁房间里取了香烟送下楼去，嘴里嚷着“来啦，来啦，急什么急”。

回到楼上，阿凯看窗外，因子家门口连人影子也没有。

电脑屏幕上，刀子和袜子还没有离开。阿凯问他们吃饭了没有，一个说吃了饼干和牛奶，一个说吃了巧克力。刀子和袜子不再主动讨论“理想国”，